杜陵漫筆 二

共五

杜陵謾筆卷之二

孫克淳選

俞上舍命弼市南之中子早受義方之教鉗鎚之力孝行節義無忝所生二十一爲進士壯元才藝早達妙年魁一榜人皆豔稱而公未嘗以是爲自矜色士林推爲太學掌議而固讓不就可見謙恭之意世稱有是父有是子也今世之人倖忝鄕試解額之魁自稱壯元郞而以名下士自處其局量淺深不翅杯勺之於河海也

今世金石之文章多溢美之語貿之者反受之者其無靦面乎形像外也先儒猶言一毛髮不似便是別

人况存乎中而發為言行者其可以僞加之乎嘗見一家人碑銘則其襃奬之言以為孝友如曾叅事叔父如柳仲郢敬荆妻如龎德公文辭贍暢而不屑於公車筆視富貴如草芥儉約朴素之行能守故家遺風若此者古之稱全德之君子而夷考其平日之言行則無毫髮之相似向所謂別人石雖無言獨不愧於死者之心乎余懲於斯而不欲竪墳前賛美之隆碑若以咫尺隧道子有而父無為歉立短碣而前面只書姓名以為後日之尋而陰記雖闕之無妨設或有之只錄子孫之名至於余之居家在官時一言半

辭不須提說母負余素志也

烏有先生之親朋嘲先生曰子之美妾人私於一室之內而三年不知蓋以帝江目之余解嘲曰夫人惑於妾則妾之所愛雖犬馬亦愛之況妾之愛如珠玉者乎匪今斯今從古如斯豬龍之見幸於明皇乃楊妃親愛之故也稱以所生之兒百般宣淫狎戲無度醜聲聞外而獨明皇不知一日使楊妃祿山先候於披香亭明皇繼武而宮娥疾呼曰萬歲爺玉趾及靁祿山推戶急出而蒼遑罔措太真後出而衣裳顛倒亂髮未整氣促聲顫而兩臉上一抹紅潮宛帶惶惚

驚媿之色醜態狼籍十目難掩而明皇心魂昏醉有目而不見泰山尤物之移人如此此賢哲之所不免如癡憨先生何足責耶

左奴所錄用穀之簿極其糊亂或疊書或落漏出入幻閃莫適所從如欲釐正則看書者眼眩執簿者手勞豈獨蒼頭之文書為然官吏之文書亦如此余嘗屢試州邑慣知吏胥之為文獄案公牒未得頭緒糊辭亂言千坌萬轍若用於文報則上司頭腦疼烘未知其要若用於供辭則小記而大遺棄緊而錄漫說去說來終不得肯綮豈獨吏胥之文為然朝廷上治

國之文未免蔓延葛藤枝上生節〻上生葉未見辭
寡而旨約曩時北道居民採蔘越境多殺彼人至有
查勅之來按治犯罪之人藥泉南相爲委官親執文
書極其詳盡一字不可加減以示其使中稱以書記
則一見而無可否南相使象胥問曰如有可改處願
賜筆削從事曰凡文案不可若是煩絮所奏每如此
則皇帝一日萬機何以酬應如使余改之當以大國
之陳奏便於要覽立書數行而一篇精神畫在其中
目擊而瞭然易知比之南相之連篇臚列纖毫無遺
反有優焉南相之文章名世又嫺於吏文豈不及於

胡國一書記也文書之簡煩詳畧遠邇風俗各異自少習於耳目不能擺脫者事勢固然唐郁模之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文約而事集縱不及結繩之政亦可為治世之要法也三代之前民淳事簡結繩之政足以為太平之治後世民俗揄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契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盖去其偽而防其欺也上古淳厖簡易之治今變為煩文末節之歸不但古今異制南北不同徃於習俗之見聞遺風善政無有

存者嗚呼無為之化可復見乎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人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不須用刀筆費溪藤而綱舉無遺漏雖是溪蠻之薄俗用夷變夏為法於中華恨不令移施於今世之治國也

西溪之文章志節間世之儒雖有執拗之病亦有不可及者藥泉嘗言此兄高處太高低處太低一副當直腸子此正盡出溪翁平生比世之稱隱逸者心事回譎二三其德者不可同日而語此正朱夫子所謂龜山之學橫出此枝也道學不為不高而與世俗殊

塗之故生前死後為人之齮齕此亦從古聖人之所不免觀其亂雷電之下終不變所守之節而死此出於父教之忠而可知平日所養之一節王父嘗稱氣量志操剡薦於朝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余少時聞一都尉勸學其子甚勤嘗置咫尺之地而終不知其子全然浪遊以謂不捨晝夜此正癡聾家翁朱書許渤與其子隔窓而寢不聞其子讀書聲與否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無乃都尉有許渤之敬而不知耶不然則溺於愛而莫知其子之惡也

坪鄉小尹嘗言某相國常有籠絡之氣習呼賤孽之

表字親之如骨肉敬之如神明古人云不見其人視其友若使世人見其于友之人則視相國何如耶余應之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故天子而友匹夫未知相國之友其德何如也且呼其字親之也漢景帝謂竇嬰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王孫乃嬰之字也以天子呼其臣之字此豈為相國之疵累耶小尹外雖唯唯內實不然謂我分疏之語也

烏有先生治湖南之大獄而不得其當脣舌紛如若以讓杜周之說責之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彼雖借辭於楊雄

不能辨其說而解人之惑也

有一宰相作宰南邑喪未嫁少女而謂人曰夢入招提殿宇金碧燦爛立於大佛之前問曰吾之八字如何佛曰汝子宮甚惡矣今值舐犢之悲佛言甚靈也不解其意之深佛之教乃言一生命道豈謂一時夭賦人之窮達禍福自有前定如影之先見明現於夢寐甚惡之說果驗此正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也

余自試於身者言之最居人下自擬以先蔭得一命之官於分足矣而內外履經無非不敢當之任一不

讓遞向所云云真自道也然中心常有媿於趙讓趙讓以膂力名於世而　孝廟瀋陽之行奉侍者　登極之後念羈靮之勞特除一邑讓拜謝即行莅官三日招座首而言曰吾蒙　聖上厚恩官至字牧涯分已滿字牧之任非余所能若等善供我閒閤深居滿一月投符赴闕以司謁口達曰臨民之官非臣所能不可強行之意通于方伯而待命云　孝廟大加稱讚賤人武夫之中見此爵祿可辭真顧名思義者也余前後受戕無非分外之榮而至於錦城忠原之大州若蚊蚋之負山僬僥之擔愚而晏然冒居幾至瓜

熟之期而未嘗有一遺尋單真趙讓之罪人也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儉約朴素之德三代
後聖主能樹四百年基業者職由於此余家赤脚所
着之裙雖不麁細曳地數寸步〻生塵可躡華迹之
上而不宜於井臼之人野人家賤婢踰於天子之寵
姬此非徒於所見上行下效而名在奴婢之籍者侈
習如此必將見非於鬼瞰誰能恕阿翁之癡聾耶余少
時見村女饁婦上衣長而下裳短製樣淳朴作事便
捷今則雖窮鄉僻里衣裳異於古廝養之婦足不現
於裳下而餘裔〻掃地而行可見擧世奢麗之一

節而其他犯分踰制之侈習日加月增僭于上無限
度而　朝令莫之禁此乃運氣所関非一朝一夕之
故而一家一人之憂也
余知錦城時尋順天松嵓寺之路過同福而滯雨屢
日難以消遣主倅趙君純慰客中之無聊送一書帖
乃其祖先玄洲之文筆轄馬陣雨凌犢于紙墨之間
散華落藻如龍之一鱗鳳之片羽世人爭相藏弆恨
恐不克慣知玄洲之詞翰為藝園之宗匠而目見大
勝於所聞同行人有臨池之癖者見此奉翫不忍釋
手于今十年之後稱美之說吃吃不離口為人之愛

惜若此余昔清凉遊山之行暫寓於奉化權氏仕宦家而見東海翁草書真天下之名筆松崗之行又見玄翁之書札名山大刹之勝區又無銀鉤鐵索之豪健乃平生奇觀而不喜翫兩處之靈境喜見兩公之書法也

余在金化歸覲之路由於南漢其時再從兄監司公爲尹與同伴登埤觀天作形勝而行到西門即古戰塲隨往僧徒說丙子事甚詳乃言胡騎於南門鼓噪進退若攻城者三夜而苐四日於西門稍東之處升雲梯魚貫而進勢如風雨報警之卒困於巡城擊柝

卒瞎不知反至城底幾至短兵之接而守堞之軍卒始悟力戰火却而急施下石放炮又以火藥裹紙契其端而擲之賊中火反藥烈焰如雷霆一紙所傷不翅十人此乃却賊之奇方戰鬪半夜積尸京觀此皆西門帥之奮不顧身不覺矢着於肘而血透於衣正如郤克之血流於屨而不知元戎反麾下之士張拳冒刃之勇不讓於古人自是之後敵兵摧沮而三軍之氣自倍蓋汗酋入吾地三日已過千里而未見一夫之當関已有輕敵之心且一髮孤城無蟻子之援其心以為彼可以靴尖趯倒而不料滿城忠義之人

不欲與敵俱生一戰而敗𢧐至此雖守圍不輟更無

蹐城之意若無江都之陷敗則有何城下之盟乎當

建虜之方盛抱並驅中原之心而齊創業垂統之運

天之所醉人謀之臧不臧非所論於其間也

衲衼初成家人為老人寒暖之適於身有此具而家

中機柚之所出又非纖細華麗者衣帛之年着此木

綿之衾不以為侈而針線之巧多費女紅實是家庭

之所未見已成之物不可却之而每夜所抱之際自

有不稱之惧也

顯廟朝一宮人得女官之尊稱者慣見　國恤時

梓宮所用之衣服好而效之自不覺犯分僭越之崩
於心死後斂襲之具無非不稱之物其對食戎之曰
尚宮以下陳之賤慕鞏翟之貴送死之備非臣妾之
所敢擬者何其不思之甚乎尚宮答曰一生幽閟深
宮無適意之事而在笥珍衣生不得附身死孰能禦
之從吾所好何恤人言其不思處地只倚近君之恃
僭于上無限度此正周亞夫按吏所謂君縱不反地
上卽反地下矣
李修撰良臣來訪於駝洞舊舍而不遇令行又尋於
賢洞與余聲色氣味不同殊無來訪之情而若此者

盖有意也其爺叅判公自朗州移謫関西也路過錦城時當祈寒行具蕭然旅舘冷薄而接待之具俾免飢寒窮途一飯之德不忘故也余與李真儒士琢有雅分而謫来錦城待之甚厚金祖澤李良臣視士琢如仇讐以此之故祖澤竟施讐隙之嫌而良臣終無一毫還怒之心可見二人局量之淺深也

余自弱冠時志不在温飽衣取盖體食取救飢盖素性淡泊又得於家庭非强意而行之玆以荊布雖寒士之妻不憂衣食之節綿衣一襲可經一二歲而心常不安未免丈夫之羞矣今之東床凡百責於婦家

少不滿其意則繼之以怒頻索美酒常在醉鄉之中
至於書卷棄之笆籬邊與無賴輩拍肩執袂談笑戲
剝而食必珍饌衣必美服求索於其妻浚其膏血有
若徵捧負債者而莫之為恤不但其為人無良自幼
濡染於其父兄如此此乃季世浮薄之習俗而非太
平淳厚之氣像也

戶曹參判趙正萬定而来訪於賢坊蒼顏白髮尚保
十年前神觀問余子孫之數而因言少時見同春先
生先生曰人世大事莫如子孫之衆多旣如同春
之言康健又如此克享遐福云定而晚節父子俱躋

宰列翺翔榮途而不忘舊要高軒過門始信昔年貧
城款洽之接非外面假歸也
南軒集中先堯賜陳規手勅論章惇蔡卞事以為此
二人罪惡貫盈追奪官爵子孫親戚並不得在內其
意以為利害甚大若留親戚在朝但恐紛紜不已為
善類害恐當絕其根本勿使能植云先思慮患之計
前修稱以睿斷得宜壬寅獄事金春澤之弟雲澤民
澤死於桁楊之下其時臺諫謂春澤一家包藏凶心
醞釀禍機不可置之於輦轂之下　啓達蒙　允孩
提之童分送諸道懲惡之典及於親戚此乃宋朝已

行之事堯時四凶之罪其身至於流竄章蔡之罪過於四凶耶可見近代法綱之密也
或問於余曰我國女子一與之醮終身不嫁者偏邦執滯一節之法實非上古洪遠之規模公意如何余曰風俗禮節古今各異而人心之偏狹亦由於山川之險夷夫婦之有反目者則必生恐尤之心而多有殺害之變獄訟之繁多皆由於此改定此法者出於救時之弊曾聞同春宋公入侍講筵偶及我國婦人不再適之事　孝廟以爲我國貞信之風不可改也同春以爲雖曰習俗近於勒定實非　聖主之攺云

聖意終不為然入侍之人意見亦有異同盖以大體
言之同春之意固然而以我國貞信之風斷之者
聖教至矣鄙人之見亦如此問者唯唯而退矣
顯宗嗣服之初懷川宋相以憲官請對 顯廟適有
不安之節不得賜對宋相脫却朝衣自闕下徑歸
顯廟大驚引見諸承旨罪己責躬下詢挽回之責禮
遇儒臣之恩眷至矣有論之者曰適丁 聖上未寧
之候雖有晷刻之遲以此不平遽出脩門其意必出
於誠意浸薄見幾先作而以常人言之君臣之分義
掃地而未免悻悻然輕遽之失云此以小人之腹妄

度君子之心宋相一生動遵朱子必有已行之事而
行之論者不知以此咎之是誣朱子也
聞湖南伯攺築本府城堞時屢擧贏而五里之郭始
之經歲不成此非他日捍禦外寇之城池只以　御
容奉安藉重　影殿之設厥惟舊哉其間按道之臣
經遠之猷宣下於今日之方伯而未聞有築斯之議
而乃者猝生前人之所未思重役飢饉孑遺之民歛
怨於一路而莫之恤也假令高墉屹屹安補於安民
之保障爲國之金湯適足以蕩盡財力俾損國運無
怪乎識者之寒心而臺言之攻斥也

吾家祖先忠孝恭儉之德乃萬石君家法為世所欽艷而子孫不肖弁髦遺訓無或奉承足為寒心而門中一癡漢委禽於寒微之族而自謂得佳偶歡好之情如鼓瑟琴愛移屋烏之心移愛於婦翁婦翁所為雖微事賤行奉而行之猶恐不及耳聞之先訓漸遠目見之效尤斯頻此正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故家遺風無一存者反不如三家村裡無識之鄙夫成立覆墜之難易聖人比之登天燎毛者真格言譬如巨室子孫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李承宣廷弼謂余曰夫人之升沈必有所待蠖屈龍伸自有其時余自陝川後六年乾沒火爛陰陽術數而推命紫微及子平否往泰來之運自今冬始開亨通十有餘年天錫之功名盡享於其間自信僂句不余欺顯有誇張自大之色余西行逢着廷臣趣問李令前頭榮悴則皆云戊申所犯重而救之者多更踐宿跡未可必也與自家所恃之言大不相似未知蓍龜與人事誰贏誰輸差過數年自可判矣

金馬老友常嘆蓮洞全盛之時不得小心謹慎謙讓權勢殊非吉祥善事拜相之日大雷電以風適當殿

上之　臨御侍御之臣莫不驚動其時比之於朱愽
之鼓妖不祥之兆已現於爰立之時云矣
許相積受　顯廟末命　肅宗初年權勢隆赫賓客
如雲其子堅逆節狼籍而念　先朝顧命之舊臣廢
爲庶人貸而不死次玉獄事出而積之爲其子白脫
難赦之罪犯盡露　肅廟不得已乃有後命平日輸
肝瀝膽自爲死生不渝者過其門而不顧獨李参判
世弼親執斂肆之節備盡其誠盖其先公爲灣尹盡
心國事而見忤於強隣禍且不測許相請充副价多
般周旋事得已李丈之有此酬恩無愧於古人矣漢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孔車收葬天子聞之以為孔車長者李夫之事類於此當積權貴之時脚不到其門而死能罄竭其力盛衰存亡不改其心世稱長者不亦宜乎

嘉林蓋瓦匠僧人頻役於官家雨漏處顏面最熟余問僧人曰汝平生所覆家舍幾許對曰不下廣厦千萬間因言曾經危懼幾死之境火時赴遠寺之招則乃蓋瓦而新搆招提於懸崖絕壁之處傍無數武之步而下臨無地不忍升屋而為諸僧勸上神魂惝怳手足戰掉不能運一瓦救死不贍諸僧以布帳遮之

使不得見下勸以酒杯以為壓驚鎮心之地不得已強而行之而惴惴栗栗莫知所以完了既下之後神氣蕭然如經大病纔過一日之危而數莖白髮種〻鬢邊到今思之餘悸在心云與古人將無同魏衛仲將能書楷法明帝起能霄觀使仲將轆轤長絙引上就書之去地二十五丈仲將既下頭髮皓白以此推之僧人之生白髮一般皆是危怖中所得不是虛言也

竊觀近世守宰之治罪人不分眚灾與怙終當其怒時輕重不得以至於濫杖反至息怒事過之後雖施

醫藥猶恐或傷正如胡氏所謂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處事顛倒殊失禮貌不如當初詳審而無後悔也

金馬任志卿常言吾少受業明齋多有踐履之學六藝經傳皆通習之門生子弟中未能或之先也其時自期為知名當世之士而得免乾沒於草萊博學如此白首無所成名蓋由於賦命之蹇也終不悉尤於天人余叩其平生之自修無貫穿融洽之功凡於致知格物之事草草看過心中常如窣窣地昏黑五十年亟失之力小無變化氣質蓋為人涇渭不明取捨

不審枉費無益之工夫朱子曰學之博未若知之之
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正中志卿受病之處也
淫祠祈禱之害從古如斯而未有甚於近年以此村
言之貪丐之人秋成之後一番賽神定不可廢粒粒
辛苦之穀費之不惜窮民之耗財足為寒心而如有
疾病則勿論輕重雖俞盧在咫尺莫之或去而持精
米往問于巫覡之家惟其言是聽設有醫藥之可瘳
終莫能濟其死刀圭之功反不如錚鼓之祝甚矣人
之好恠也夏德之衰由於好鬼神令民之受害乃衰
世之一節而關繫運氣龜山楊氏所謂人情狃於禍

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
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其言有味
國家雖欲除弊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非朝令而夕改
誰能以敬遠之說家喻而户曉解其惑而變其俗也
○家中蒼頭勿論少壯終日採樵大如鵲巢僅炊一
餉之飯此亦朝夕難繼茲以老人寢處不得溫存安
得如武行德之負薪一擔一谷柴也
北鄙以採蔘生釁值西隣之嘖言朝廷有陳奏之事
而朴公文洙有出境之才充副价付以專對之任朴
公以主辱臣死之義如赴樂地而從前奉使之臣雖

有卞白之事不得見皇帝之面又不見禮部之官而只憑象舌之言白金行賂事之成敗一任其時之禮官而如或不順則一番呈文於禮部而已再呈而不受三呈而又過留在之𨖍日則揮而出之於館使臣憫其事之不成無面歸來席藁待罪於城外而驅逐不佳雖使子貢為使無可奈何朴𨖍之齎送使价詩去時原隰經飢渴來日朝廷有是非真善喻朴公之歸安知不免於斯也

權貴之家有花石之求武夫稗官以奇花異草爭獻其門為進身之資盈階鋪列極其奇妙受之者誠有

爲國之心夙夜在公王事鞅掌何暇念及於此平泉花石宜用於退去之後不可無行然獻之者未聞有珠葡萄者 聖代無侂胄之奸諂人無師睪之媚世之汙隆比宋朝不啻天淵

任汝直乃明齋之宅相謂余曰擊鼓求亡子南華篇非隱奥之語而外祖不知出於何書余對以漆園之文而猥蒙博覽之褒盖精神有限書卷無窮雖文章道德之好學亦有所未盡見者其勢誠然云余意則明齋觀經傳百家之書不啻累千卷豈獨遺於南華之著作專心聖賢之學而不欲留意於異端此出於

科場之卷禁用莊子之令豈如令狐綯之不知舊事而問於温庭筠也

頃年一武人為水伯敢以拙陋之句濫厠於諸賢之名下自擬後人之紗籠掩護末不言而任其剞劂繼来者雖欲撤去恐傷交承之義尚今宛然以汙人目使山海無限之景受此無限之辱誰能以一杴泥墁之

或問朱子曰人在旅中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也其言雖行之亦可也不行亦可也朴

尚書信圭爲嶺伯巡到金陵値親忌設卓而擧哀其
時庶族金世維常隨余者見其事慕尚書之爲人又
擬出於禮經每逢其父諱日必往哭於他所無人之
處尚書喪餘之哭不害於義理而庶族平日行事多
不合於禮節未著追遠之誠孝而只行此微細末節
之一事此正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全州通判見辱於營門裨將不勝忿恚脫帽投於
方伯之前曰局束受制者專爲此帽之在頭上而一
脫之後上下之官乃是一友生豈可見凌於幕裨至
此耶仍决去兟而悻悻然歸邑人以爲去則快矣留

則苟矣數三辭免而洟涊仍留此正不忍一時之憤而以貽終身之悔士夫黨偶為重不如當初之慎重也貢禹為河陽令以職事為官府見責免冠謝曰冠一免豈可復冠耶遂棄官通判之帽脫着無常大不如河陽之冠

益山老人家石榴成實色勝珊瑚味如蔗糖頗借一枝而許之丁寧其後送人則稚根弱枝大如筯端不栽而棄之奚奴試植於沃地而竟不生老人即林川子婦之渭陽林川為余俳優之友而供玩戲之資率置衙中食以粱肉衣以紵紬凶歲沾乞其子孫之在

家者不贊余亦文房扇曆之贈隨時不替受我父子之恩甚厚雖車馬不以爲惜而草芥不與是誠何心聞其庚旁之言則過墻之榴疐蘖至十圍其他可移者無慮十數泛然覩舊之求必以大枝送之云非王戎鑽核之意而獨於余惜之如金無乃觀情誼之厚薄而贈以大小耶總而論之不知輕重之癡𩲡𩴾漢也

李白川丈祭其從子之文曰汝從何處來汝從何處去人或以爲此近於莊周之說而命意不緊云不知出於柳文子厚其殤女墓誌曰孰致也而生孰召也

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䰟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
於此李丈祖於此而得奪胎換骨之法年少後生不
讀古文不可輕議長者之文也

尹承宣東洙謂李原城君大曰自知虛劣無用於世
安分守拙甘老林泉一行作吏萬事瓦裂山林之蹤
跡縛束於塵纓跋前疐後悔其初心解歸之後心身
粗安從今寧飢餓衙門更不為臨民之官矣此正懲
於羹吹於虀也朱夫子荅陳同甫書曰武夷九曲之
中縛得小屋數三間可以遊息此生本不擬為時用
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去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

為縻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宦海之誤人古今同然余因徵士之言以悟平生彼僻邑半年尚有難堪之說況我二十年處於煩劇之邑常負民社之憂而公私酬應之勞簿牒米鹽之苦貽神損精不有餘力到今羸瘦病骨僅保一縷之喘者雖緣年紀之遲暮未必不由於襄境吏役也

林川家婢子年至五十喪夫終三年稱以怕飢寒而適他行事明白而同籍臧獲罵之曰年老有子女可以終身而華髮改適有若大過焉其上典從而乇之余以古貞婦之言解之曰貞婦之享年八十以貞節

杖旌者臨沒召其息至前囑曰吾今日知免矣倘家
門不幸有少而寡者必速嫁節女非容易事也因出
左手示之掌心有大疤乃少時中夜心動以手拍案
自忍誤觸燈釘貫其掌家人縱未知之然則趣情熱
時結一段好局不亦善乎此乃貞婦之所說若淫婦
必不泄其情男女之間大慾存焉此乃陰陽自然之
理余嘗試之王父使喚蒼頭娶良家女未十年夫死
即當改適而久不離行廊余十四過其門而適有廚
中所見之物偶入則其女年至三十餘顏色不陋忙
抱余兩頰相接入手懷中而顏色紅暈情慾大發不

知羞耻事余心竊怪之而終不出口其後寡女交奸隣舍醜奴事跡彰露乃歸本家宜爲改適而其同母男爲軍門吏恐汙其家户使其女幽閟抱冤而終身知此寃女世間幾人誠有貞心者守節不有貞心者改嫁當然之理國初士夫家改適應行之事而不以爲耻一變其法令至小民難捄之弊同春宋徵士經筵陳達士夫家改適事而 孝廟以令則時俗異於昔不可改定此法 聖教至矣改嫁不可行之於薦紳之家私婢下賤之強爲之守節不可不急時變通也

庚從陽川爲人伶俐少有才以痘醫名於世人有問
病請去不擇貴賤貧富不分寒暑晝夜此乃士君子
之心非世俗庸醫之比頃年余西行往叅端陽墓祭
陽川又往從容相見乃言曰吾儕中八字無如我者
年至六十已至下壽腰金頂玉已經兩邑守令夫妻
偕老有子有孫又置登庠之子於膝下以家計言之
圻内田畓五十石地有餘京城内臧獲近百口人間
五福備矣極口贊揚余聽之而已歸告仲氏曰陽川
所言如此如此而以余觀之如朝華之草吾輩年迫
八十死在朝夕而目見祖子孫三代之亡也其後未

數年陽川先逝其長子登庠者繼死於持服之中一敗塗地萬事瓦裂生時拮据營作五十餘間之家舍一杯未乾已屬他人而孤兒殘孫賃屋以居僅存軀命盖其父子不思生財之道用之如泥沙乃其家傳來之法不顧本分常多濫觴之患而無蕭蕭守約之志好衣美食一生喫着為期而撙節惜福初未嘗一毫有也宜乎其亡可立而待也

定山老郎常言同閈武弁尹時達形貌壯大又有頡頏之氣少時求謁於金尚書忠肅公足十反門而閽者辭焉此正無錢乞與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尹

公心生一計毀傷其家滿階花木蒼頭告於尚書招
問其故則尹公厲聲以對曰大監方為本兵之長國
之重任當延攬賓客甄拔人才而如尒的貧寒之人
自下土來者無由望見顏色久留無為為此負罪之
擧者一吐出衷情歸去鄉井以耕終身更不向權要
之門已誓於方寸仍長揖辭去尚書奬其氣節而自
此有名其後托迹於金相國情同骨肉之親而因其
吹噓之力終為閫任相國必愛其氣節拔擢云此乃
老郞之平日稱貧吃吃不離口者也
頃年錦城倅欵狎官妓情愛最篤贈遺之物傾囷倒

廪賄賂公行女謁甚盛方伯巡到其邑重刑其妓而
鈎問干預亂政及所受之物而終無片言之有害於
其倅一如幼芳之事終不負平日眷愛之情一境咸
稱方伯之澄清觀風之善政而錦城倅親朋以為設
有女色之微過平日相信之間當善恕而待之太薄
云未知何說得中也
茂朱邸人曾業市廛之漢一見可知其滿腔子都是
利慾二字一日来到本州獻單子而所錄乃砂糖花
糖煎藥胡椒等伊時折價青銅三貫可辨余詬受来
蒼頭而出給室人在傍曰先君子氷蘗之操為世所

稱而下人之以誠意所獻受而不却居官持廉得如先君子足矣奈何遽生先事之慮而疑人太甚余荅曰邸人亦是下人雖是微物受授不當況此所贈其意不在少吾領賂物而不副其意則能無愧於心乎其後呈溪心堅慤之狀曰官中例給一年租二十石加以三十以租易米則官府無大損而小人歲受半百之餐天高地厚之洪恩子子孫孫永矢不忘云此正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以毫髮之贈欲換丘山之得向所謂利欲二字豈非看人肺腑之明鑑耶以此言於室人乃知這漢所擬於心者非情也乃賊也然後

深服余先見之明也
謗稱大勤在家讀書若心身内定雖在衆咻之中終
無外馳之念而然而岑寂之中可以專心治之古之
哲匠鴻儒多出於在山攻業李邕之鍾山李白之匡
山皮日休之頭陀寺蘇東坡之寒溪山此皆刻苦工
夫以至成章向使諸公在室而妻子為歡出門而朋
友相逐玩愒游泛以度時日則豈有撼天動地之文
流芳於藝苑千古以此觀之則諸公之别置讀書堂
於名山不為無助也
近來守宰之豎去思碑者違道沽譽於鄉任吏胥冀

得其歡心而甚者預給其直而圖之此外其父兄子
弟之有權力者邑人為獻忠納媚之計除此數者則
雖曾恭三異之政終無遺愛之可記由此觀之蒲街
巋然之石終不若萬人之口碑而朝廷之用茂宰多
出於虛譽其習馴到此境盖由於監司之殿最多私
意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而虛偽如此可勝歎哉唐宋
璟為廣州都督及去人立遺愛頌璟言以臣當國故
為溢辭正符於向所謂權勢納媚之言古人今人將
無同也
權尚書尚游在銓曹注擬清州宋尚書相琦在銓曹

移拜公山兩處俱是營下弊邑人皆厭避而當之者
自有喜愠於其間者權台為官擇人宋台受人請囑
公私之心不同也
林老村過父母諱日之祭餕餘不給於家人而深藏
其意必以為鬼神之餘不褻於外也戴經禮義曰夫
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胥吏之至賤而尸
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蓋明君在上
恩意之相接羣下如此况私家任使之賤穫乎宜畀
而不畀何哉老村知輕重識事理之君子而又嫺於
祭祀禮義之節文而凡家中大小遺訓無不中窾此

必出於先賢之可據者而然也
烏棲山僧雪悟從前往來者今朝来謁散步中庭共
翫春色而叙話從容仍問曰山僧無家累子孫之憂
而行則一鉢短笻千水萬山居則靜几蒲團麻衣草
食一生安靜四大輕安所貴於身者清淨寡慾以除
煩惱而老師百年之間能享此樂得無荼毗不遠之
憂耶老師曰貧道今年七十三目暗耳聾土木形骸
已非我有三椀契活亦不得繼蒲塢蒼髯為余救飢
之粮樂歲如此凶年可知如過一二寒暑則便旋之
路亦不得任情將為棄物辛苦未死之厄甚於刀山

匆水冥然歸化如赴樂地不但貪道老而不死之恨如是凡緇道之老而無依者孰無此心至於老爺前生受業以享今世之福祿少經五馬之榮貴晚占一壑之風烟經濟山林十年於此奇花異草無異閬苑仙圃苑林之勝魚鳥之樂乃是本分而若以居養言之衣服膳啗之節無不便適而世間憂冗一不嬰念真箇在家而出家雖經黃眉翁一洗髓一伐毛之年有何厭苦支離之歎耶傾羨之心津津於言語之間我羨山僧之生涯山僧亦羨我之厚享良由於彼此所擬於心者不得親經而易地則皆然大抵精力已

盡無所矦則含笑入地之心儒釋何殊
知敎寧叔父深研周易盈虛消長之理不教子孫書
卷者其心以爲累世簪纓之家如再實之木終無永
貴之榮而必招顛覆之患其末鮮有善終者子孫不
學愚蠢爲世所棄苟全姓名於亂世者豈非無窮之
福耶以此自守而諸子孫之目不識丁反以爲榮如
非通達事理能如是乎淵明歎諸子之愛棗栗而不
愛文字有詩責之而杜少陵不知其本意有嗟惜之
言淵明之心以爲晉祚已遷七國通臣草間求活度
日月於穽窠之中生亦苟矣甘與子孫同腐草木以

守一片精忠而永絶於當世者乃其素志諸子之學與不學不少槪於心中矣大抵人之有心知者寡矣叔父之不敎子孫世人之爲咎者正如少陵之不識淵明之意也

仲氏晩節留心於養生之方熊經鳥伸呴噓吐納等諸方之外有補於頤精葆神者無所不容其極而獨未施飡玉之法年至八旬顔如渥丹神氣尚旺實賴於多年節食服藥之效而壽養叢書常置案上之功也

○聘君之庶子素性無良不體義方之敎平生乘怒馬衣輕裘意氣揚揚覗尊行賓客如草菅一日鄕黨

老客臨門而聘君適出他求見無良子而方在内使
其妻梳頭而終無握髮之意徐徐待完頮面整衣之
際朝已崇矣其客久待不出拂袖而去罵詈之言有
不忍聞偃蹇驕縱之習有甚於王愷之待謝萬以周
公之尊貴一吐哺三握髮而一賤孽席父兄之勢驕
妄若此豈能享本分其後以難貸之罪名不容於一
門屛居公山深谷飲恨而死其所犯之真偽未知而觀
此一着可知平日之行事始信天道神明也
余知茂朱此邑素稱烟霞之窟而樓觀雖有觀風嗅
眺之形勝乃杖屨藍輿之所到而無朝夕捿息之所

於衙中搆數閒精舍於爽塏之處蕭灑絶特雖曰郡齋靜寂幽僻之趣便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貯妓女蓄歌舞不宜於此性又不好視篆之暇日以蒔花種竹爲事逍遥自適眞箇吏隱堂額以中隱爲號取香山所謂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作留司官也

余屢典州縣公私之有好惡利害者難以決定必採籌以定下輩亦不以有私意於其閒疑之舍弟密陽亦好此行之所經之邑未嘗不稱道蓋出於文字所謂有心者之平不如無心者之平竊聞守宰多用此

規以近日事言之營門之移屬官妓乃抵死謀避之苦役而取捨之際探籌以定當之者安於運命而不怨於官長真妙計也

女婿林郎長女名猶喜頗伶慧七歲而夭其後觀於父母之夢曰不孝女不能久侍膝下飲恨於九地今幸還胎舊時之腹而以結來生之緣其言不啻丁寧未久又生女儀形眉目宛似其兄名以還喜此言虛誕從古因果之說亦有此理向靖有女子數歲而亡未病時弄小刀子母奪不與曰傷母手再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傷

母手云何無也靖覓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認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此與羊祜兒時探環潛生五歲取囊之類而還喜父母之以猶喜前身知之者無足恠也

○壬辰倭賊之亂得我國俘虜之人列坐成行次第殺戮下坐者命在頃刻謂當次者逃走幸免寧可坐而待死當次者曰若逃避則不免於死刳頸俟戮此正淮南子所謂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畏死亡生二事頗相類也

嘗見林川衙中兩孫女朝夕所食之外私備別饌曷鐺不曾閑此是口腹之養而非女工之事蓋自弄磚

之後嘉言善行未曾聞未曾見一任其肆行此皆其
母之不善訓導如使室婦必有中國姆之嚴功則五
年之間豈不丕變氣質以歸於幽閑淑女乎
司馬温公曰近世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有官
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逆覩令世之習俗此正千
世之事可坐而致也伯舅營將公五歲完豊曾祖生
朝舞彩供歡之具用武夫之服武夫之靴而以上錦
裁成曾祖見之而不以爲樂者以司馬公之言爲是
及長竟爲投筆而事軍旅其兆已萠於五歲設服之
時也

王父於　孝廟契合昭融常以　御筆問國家大計
而稱先生不稱御尊敬倚重前古君臣之所罕有晚
年所藏　宸翰盡數封呈衰晋公所謂既不敢將歸
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先獲王父之意也
劉子曰江湖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飲之者量
大故也盒盂之中鼠尾一曳必歐吐而棄之者量小
故也善哉斯言誠為達理之見也余得崖蜜貯于兕
而藏之床頭為小鼠所溺而不忍食以用於藥物之
外傳可見平生精潔太過之病少時以郎君在唐城
衙中悄見官廚中割烹爲臑俎截釜鱗鐺鮮腐傷餒

敗臭不可近而又從而洗以汙水和以穢醬衆醜畢
集而長鬚膳夫以不頮之薹芽菜指於全跣流歠甞
食目中所見無非傷胃敗脾君子之遠庖廚不但爲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不欲見烹飪時不潔之狀夫人
之生於混濁塵垢之中天下萬物不見之中何物不
汙然而見此之後三日不能食對案輙嘔而到今思
之嘔逆而不自定豈獨胃土之虛弱亦由於向所謂
局量之小必見笑於劉子也
梁承旨得中與余在山寺數日之後言兄之好學出
於天性老年精力乃能反此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

能若此此乃朱夫子讚留衛公之言而此非面諛乃實際言安受而不讓焉

柳柳州製柳渾行狀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嫠余二十年州縣之職専用此道治行夢一屢被繡衣方伯之褒古今人為政不謀而偶合也

清風郡齋在於爽塏之地檻外長江滚滚而來晴沙白石一望上下試湖右名區長夏槻[?]象之暇洞開近水之户而納凉屛山爽氣與江聲而侵座頓覺五月不炎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放散洲渚嚙草飲水自得閑適牧羊小兒枕石頭而眠真箇畫圖中午橋蔵小

兒坂襄晋公使数群白羊散于坂上曰芳草多情賴
此粧點此間清趣晋公先獲也
余少時以爲人家子弟之不學皆由於父兄之情慾
晩年親經而後乃知前料之誤也王敬弘不教子孫
而常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未聞鞭撻誠達理之人
也
魯共王畫先賢之像於屋壁以自警焉其意出入坐
臥朝夕相對洋洋焉如在左右如見大賓有見賢思
齊之心余頃年往拜一宰相壁上揭諸諸公畫像本
草而指而言曰某在斯某在斯皆時宰之伴食者未

及數年壁上諸公多不得其死到今思之當年摩挲
愛翫非出於共王景慕之誠欲晳見親朋之真面目
也
卽令書院之害有甚於淫祠勿論其人之理學高下
子孫有高官者雖賣爵慱徒之癡獃必有俎豆之享
而將至於氿屋受病之源終至於亡國國朝名賢有
光於斯文而道德與天壤俱弊之外一幷毁撤則其
國家庶幾期太平豈非救時之良劑耶嗚呼　　已
作泉下人其孰能繼之也
朱夫子好畫而伊川不好畫聖賢之所尚各異余自

幼有丹青之癖而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常存無益害
有益之戒此正古人寓意於物而不爲役意於物及
至暮年所好之心隨氣衰而漸變少之朱晦庵好畫
之癖今變爲伊川翁不好畫之性半生裒稡之畫厨
已釜歸矣一時翫賞之物不可求久而至於好學之
誠到老彌篤不廢寒暑固知昏眼弊精朝暮耽看有
妨於頤養而欲罷不能此乃得於天性者死而後已
宋宇種菜三十品時雨之後挼行園圃曰天苗此徒
助吾易俎深得老圃之滋味余鄉居之後欲種一二
品菘瓜之屬以助貧家朝夕之饌而無十畝之田庭

除圮土之曠偷隙種茄嫩葉軟莖困於畏日不得數
縈鎮日盤桓於其間有揠苗欲速之心若待成熟而
臨餐清爽之味可敵蜀黍何羨朱子之諸品從此鑽
籬菜鮭菜等物視若尋常而更不登盤也
余之女婿異於此目不見聖賢之書而只有金智和
尚之癖鄙家滿架牙籤盡入朶頤之中而操切防閑
甚勤使不得逞其慾比之楊公優劣天懸也
仲氏爲太僕掌馬之任　御轎之駟即官常騎而調
習有一善驚難制之馬不宜於乘而仲氏必欲騎此
厮養之卒力陳難乘之由爭之甚戚曺中下吏以危

哉危哉之說齊聲以許而不聽強行行到鍾楼大路
而忽然驚騰躑躅憤怒之氣如猛虎狂兕之勇突頃
刻之際判死生於馬蹄之間而秉鬣執鞚雖身不離
鞍驚魂喪魄慌恍急遽之中自分必死而路傍觀者
莫不危怖而變色幸賴騶人之捨死忘身又家祖宗
之在上黙佑終保生全其時老親在堂宜念孝子跬
步間不忘其親之義而強咈衆言自抵於萬死一生
之危境到今思之骨驚而心墜同時有客來言總見
廣橋橋頭有死尸問之則武人曾經都事者乘濟州
未馴之馬過此而見豕之驟過驚躍丈餘而武人墜

地卽死出門未踰時而年少壯健之好身手竟作九原人其父母妻子之心如何此乃平日自恃拳勇浪死於非命可勝歎哉余知中原錦城之日雖名騾駿騎可備五馬之數而勿擇牝壯必取性順擾馴之馬者不但素心如李公之不願駿良懲於此等事而然也黙數一生行邁之道路不翅累萬里而無一番墮馬者身在鞍段之上而執轡愈恭故也今此數端足爲子孫懲勵之明鑑書于卷中使之常存坐不垂堂之戒也

余六十以後左手有麻痺之症清朝睡起之初運用

不得便利結襪每借於在傍之小婢出於不得已也王父暨先君子七旬之年起居凡百皆能自行而至於結襪亦未見倩人子孫不肖肆行家法之所不行豈徒文武之罪人亦祖先之罪人也

余家有牧丹一株而當春開花四五朶天香國色宜爲唐人之所重惜此早起盤桓於其下翫賞不已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而恨無白牧丹不見紅白之交暎爲欠孫兒以沔陽衙内之所在白者欲移栽古人以家中之舊植劃去而今者苟圖官園之難得所尚之好惡優劣懸殊甚慚於韓公焉

室婦嘗戒言八旬之年工夫稍稍不捨晝夜不知中傷損如何殊非顧養延年之術正如語類所謂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之意而捨此則他無所事花卉之翫不過片時接面目可憎之鄉客只是農談豈比於黃卷中對聖人尚友千載此出於事勢之不得不然室婦亦以爲然也

今世上自公卿下至輿擡之賤有父母子女之病必迎瞽史巫覡於家中多般祈禱此而不足又求命於浮屠而信聽誑誘之說所命之事猶恐或後不惜糜費以至家產蕩殘而喪出之後不能辦斂肂之具者

滔滔皆是夫人生賦命之初各有脩短固非智力所能移若夫一時之重病或可以醫藥以濟夭死而至於老者之大限已迫及少者之病入膏肓祈賽之物雖積金至斗何益僧瞻巴所謂人之死生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燈盡則無如之何者深得死生達觀之理此一言可破世人迷惑之肓也

知敦寧叔父常答余往復之札只錄所送之物多不過一行而猶勝於古人之作書平安二字深得省事葆精延年益壽之術也

近聞尼山一老人信聽越人之方日飲人乳兩時而

每盡一椀自以為年過七旬者乃乳滋補之力見人
輙勸之曰欲得延年之術神丹靈藥無過於人之膏
液此乃以人治人之法惑之甚矣誰謂天下之口同
也如使余飲此一呷而胃土大敗雖欲久食得乎夫
人之五臟惟土為重脾健者享壽尼老之享壽專在
於飲乳多年無歐嗀之病脾健可知老而不死者在
此而不在彼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同尼老之比之於
晋帝相去不翅天淵也

韓興君李汝發為兩局大將遵守舊典重慳賞賜曰
平時濫賞而恩渴臨亂何以激勸可以予可以非予

半菽不給軍無僥倖之望庫有盈仞之藏當時以千城宿將稱之令至六十餘年其間居笠轂者何限而犖多費公財沽私譽以長軍卒驕傲之習深思遠慮如李將軍者鮮矣

杜陵漫筆

孫克淳選

室婦平生自持儉約雖在官之時常着獘陋之服而繒帛之屬不曾至於身邊天賦本虛而能享稀年之壽者豈非惜福而得福耶宜爲子孫諸婦之家法而體行也

少時聞善和坊裡有二名娼稱以大小天香有殊色而善歌舞盛粧而立於衢閭不知者以爲神爭覩之爲快其後數十年未聞不知竟落何地余知淸風偶過豐基旅舍月黃昏有村嫗直入坐內而無逡巡之態問之則乃向所稱小天香也不速而自來者一吐胷

中之悲懷又冀残杯冷炙因與之從容打話話次之
間誇貴官當日之寵呼狎客少時之名而自期富饒
繁華衍樂無窮一朝華落門前冷落金集之鞍馬散
如雲烟還歸鄉里而篋中餘財足為暮年之契濶而
雲情水性之舊習未除老來嫁作商人之婦而商人
之宿逋甚多盡賣家産以償其債而反為商人之所
棄因以說此遂歌數曲而久廢之餘嗚咽不成腔白
江州之淚濕青衫先遇此事昔日雲鬟霧髻之丰
茸今為鶴髮鷄皮之老榅正如名花蒲樹下自成碟
衆欲攀折而辭條委地半作黃泥人爭醜者以色事

人能得幾時若早知如此縱不為王孫公子之姬妾
猶不失富商大賈之家相而不信嬋娟之誤人長擬
百年如斯乃以千金買笑之佳姬反作百結鶉衣之
行乞前後榮枯不啻天淵柳子厚所云士大夫行身
一敗萬事瓦裂化之淫婦之為人見棄正謂此也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宜以家室
和樂而以後母之甚間遂至放逐夜宿中野作履霜
操而為千載悲凉之語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
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
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矣竊觀世

人之喪偶忍過一朞得艷妻而移愛袵席之間浸潤之譖終至鑠金男子剛腸者幾人能免夫人言所感父子天倫之情終保者鮮矣吾家族侄少時遭叩盆之痛鰥居累年衣食之節貽憂於父母身世悽楚而處之裕餘以待子婦之于歸終無委禽之意爲兩子深長之慮不讓於曾王之苦守所操也

庭有石榴二株結十餘顆赤玉匣中露出真珠朝夕以爲翫賞之資矣無何亡二枚必是近前女奴之所爲而終莫之知若如秦檜之狡計必得其人也

凡人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孫後妻必虐前妻之子

非惟婦人懷嫉之心丈夫有沉惑之癖事勢使之然也異姓之親官至名顯者得一娼妾狐媚之態百倍於孫壽常置前夫之子於膝上而不厭溺便之沾衣小得甘毳忘口啗之問病醫家也丁寧教婢腹抱背負如拱重璧之説刺〻不休此非沉惑之癖乎又聞縉紳之家後妻必恶前夫之子糟糠不厭蘆衣不掩而所生之兒口極滋味身着輕煖譖言孔甘離間骨肉夷天倫父子之情釀門戶厲階之禍豈非懷嫉之心乎盖前夫之孫不敢與我子爭家而提携鞠養愛憐之念由於母愛子抱而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

祭祀婚嫁時財產莫不爲防不得任情行之猜忌自生漸成仇怨究其本源亶出於利害之機人情世態不以異時而變古人之言令人之腹將無同也

五代唐柳玭教子贇别以蔬食々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此正汪信民食菜根百事可做之意舅氏佐𠮷公訓子只食蔬菜不賜肉味實是義方之教而不久下世諸子不體先父之遺志以浪遊爲能事以啣杯爲高致年踰知命而無所成名未免乞人之様子可謂有父而無子也

韓忠獻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若枉道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唐介誡諸子汝等窮達亦自有命惟安分自勉而已乃余朝暮訓誡子孫者二公之言先獲此心也

外從弟元芳之三子父母沒無所憑依鶉衣不掩糟糠難繼顑頷濱死朝夕莫保外家積德未及五世而斬劉孝標行逢故人之子冬月着葛帔練裙乃著廣絶交論以譏親朋之不恤況我兄弟累典州邑而在至親之列不能庇三孫之飢寒而致死於道路則何面目見舅氏於地下耶

懷川西峰之門生專以學問為事西溪藥泉之門生專以公車為業其所成就皆因函丈之所尚而科名仕進者多出於製述之勸課世稱邦彦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范鎡卒于龐城無子聞有遺腹子在外其弟范鎮未仕時徒步求之龐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茂朱有自言吾之庾曾孫稱以鄭姓者其母乃官妓而當時旣不專畜一任其春遊譬如衆流交會淄澠莫辨取他人之子以為骨肉以骨肉為他人子者均是天倫之變常而

無人識眞僞今至十載而尚不定父子誠為日後之深慮也

李家陽顚疇教子孫居常蔬食而歩行乃楊伯起之家法處今世而行古道誠爲可取竊看近世稱以措大者家無甔石而朝夕之供非肉味不食旣無欵段而雖有大事非代歩則不出辛苦辦此萬端苟且不知晩食當肉安歩當車習俗已痼覺亦難矣

余知中原時甲者呈訴云與乙者隣僑居生而其家失火延及小人而財産家舍盡燒於欝攸之中請訐箕所失之物而徵取於遺火之人召致乙者而見之

則乃貧丐之人衣不掩脛余判之曰當初不愼殃及隣舍之罪誠有之至於財産雖殺人不能償萬一搆舍之際木石輸致以身代勞則足以施罰而亦得不償之一役夫以此言之退出矣其後聞之則乙者終不趍赴而逃避甲者憚於官門之屢詣置之勿問云季世人心如此實是深鴻之罪人也

余平生以勿欺二字爲終身工夫凡於大小行事不欲變所守常時買賣之際見欺於人不可計數而不欲欺人此正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時蒼頭賣家中玄黄款段而隱其病而厚其直買者全然不知一如

定數而酬之若幸而受之是市井屠狗之事欺人而
自欺使之備言不諱稱其直而無濫捧無媿於朱穆
之責豬者不言病而過多其直還送半直也
小阮年未四十位至亞卿恩寵極矣盈滿天道之所
損謙讓人事之受益況世道日漸危險一轉喉一舉
手之間禍機隨至殊非仕官冒進之時當藏身於抱
關混跡於漁樵苟全性命豈非詩人所謂既明且哲
乎舍侄迷而不悟久處榮塗不知前頭税駕之所欲
以白香山寓意詩諷喻使之自儆焉其詩曰赫赫京
内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蒼

水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傍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又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庶幾可久長寄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莊誦一篇擊節三歎豈非頂門之一針而終身佩服者耶不須遠引古事而證之以耳目所覩記言之瀛州之謫秉國之楨有回天轉日之力賓客如雲炙手可熱而及至失勢絶塞窮島南竄北遷常遊羿彀之中而九死一生備嘗艱苦輸肝瀝膽之親朋掉臂不顧無人問死生而飢寒困窮并日而食老婦所謂內翰昔時

之冨貴一場春夢正符今日當其隆赫也視我如壤
虫而我享田園之樂優閒自適彼為滄海之窮鱗而
命懸朝夕畢竟憂樂豈可同日論哉此由於功名誤
人而取舍不審誠為前車之戒也古人進五湖圖於
其叔其寓意當如范蠡之遨遊烟波遠避奇禍從子
於叔父乃有行之者叔父至於從子亦其不然馬文
淵之戒兄子不過餙其譏議輕薄慮不到全軀保家
豈如老夫所云早辭榮祿歸臥畎畝以全晚節之勸
勉也歟〻心腹之言足以起懦夫而箴阿咸未有遺
榮遯世之志恐未遂急流中勇退也

夫人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往而不自得鄉居以来生計淡泊晩食當肉深得顔蠋居貧之巧雨後新蔬豈不勝於黒面郞此是野老之本分而足以送殘年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余自鄉居遺落世事廢盥櫛而寢帽褻衣便身自適不離床席便旋之路養犬搖尾而迎有敬主戀主之意矣一日欲翫龍湖秋景衣冠而出犬随而吠之盖非平日之所見而疑其他人也正如楊布之白而往黒而来狗郤而吠之也

東山尹相國氷蘗寒苦之節求之蒲朝無出其右累

爲方伯位至三事而家無甔石常如寒士老來休退
海隅生計尤淡泊榮罷謝絶列邑嵗儀之例遣亦斷
蔬食菜羹人不堪苦而處之裕如以書冊自娛晩節
清操爲世所仰此正田園貪宰相圖史富書生也
沈相著叔乃故人之甥而余曾爲管下官又是茂朱
交承之間情義最熟上京時處於隔墻數步之內謦
咳相聞而經旬不見舍甥以爲連姻之間不可不一
見慫恿余以蜀宗預之言喻之曰吾年近七十所竊
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舍甥
無以更勸

季父於諸宗命名避古今帝王之諱非獨一家必欲
使他人效行常聞金錫禹之名謂余曰又以禹字為
名殊未深思丁寧之教尚在耳其意豈其微哉
世俗若遭喪械則又借達官之書求乞於親戚知舊之
在官者以補葬埋祭祀之資雖或強副豈中心之貺
無異蹴以與之雖侈珠襦玉匣之葬反不如藁梩之
掩羸愽之瘞曾以施之於子今安得不施於婦也孫
兒之意亦如管幼安不受賻賵稱財以送終葢祖孫
之意不欲責逝者而以充生人之慾也
季應教世德見林郎之無鬚悶其天宦須臾之間 三

歎不已其意欲效古人之種鬚雖剌而為竅以馬尾揷之令人見于思而表丈夫林郎之於李公外家遠族平日無相親之情而眷愛若是可見敦睦之一節也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然皆在目前而人為利慾所昏所以不見此則佛家所謂泰心通胷中如水鏡無一點利慾之迷昏過去未來之事可坐而致者儒釋一致也

古人之命名無常徵於生類於象取於物不以佳名

為尚故衛有石惡晉有黶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此
類者至不美也取而為名展禽鮮孤物之賤者自以
為名楚太子名饑虱相如名犬子殊無顧名思義之
意晉唐以来無陋名〻美而人才日卑由此觀之則
名之美惡何關於人才之賢不肖也陳君舉曰人能
美名〻不能美人斯言得矣

舍弟半生明農深得糞田之術雖片屎點溺必致於
田疇茲以瘠确之所種優於膏沃之所出自食其力
有愧於老兄終日無所用心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
知糞其心糞田莫過於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

所欲何謂糞心慱學多聞何謂易行一往止淫也使舍旁擧斯心加諸彼何患不至於聖賢田地也
宋劉庭式議娶鄉人之女未及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家以女目盲家貧不敢復言庭式笑曰吾已許之雖盲豈負初心卒娶而與之偕老華陰呂君擧進士聘里中女及中第嫁家言曰吾女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生五男丞相汲公其一也　孝廟朝朴尚書遾約婚未聘而處女得病兩目失明家長欲改求他婚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室人無信不立竟娶焉及合

瞽目實不盲蓋為仇家反間其守信勿欺之心不讓於二公誰云今人不及古人乎

義山謂人曰世稱養生者未得養生之術日事藥餌以求長生而不知勞苦心神以損天和此正伐性之斧斤安得天畀之正命張皐云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深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此真神仙之言而杜陵進賜近之今行觀其養閒清靜寡欲辟藥淡食雖為渾室之阿翁而身世如入定之僧以書卷自娛而不為外物之侵撓深獲延壽之方而可期高年也

金慕齋退居驪州也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往来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〻也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来兄欲見弟則兄来此終始不替之道也先事預料非凡人之所及也

○余聘君兄弟相會於花山别業在家之時常少仲氏叅判丈以爲愛日之誠不欲頃刻相離而如無姬妾之在左右以助温飽則老人不得安身爲慮乃築室於花山一塢之内以體花蕚相輝之意而長衾大枕暮夜盡歡經紀半年室纔成而伯仲俱下世天假

數年使之同居未知能保湛樂如一而渾家終始歡娛耶兩丈平日天倫友愛之情為世所欽而深思廣慮豈賢於慕齋兄弟耶

人之衰謝齒髮先受其害上下之牙殘缺只餘兩車厚味滋補之肉無計咀嚼含掌髻子今無蒜許之大俯仰憒脫每有禿鬢之譏惜老之心非在於疾痛害事也

余知中原以清白勉人曰即今世道凋喪公論掃地善惡為是非恩讎為毀譽而為官者不可每人歡得其心白地做出之空言誰能分明珠薏苡一得染脂

之誚雖傾河以洗之不能滌汙贓可不慎哉其時以
爲能盡吾之誠意到今思之言雖剴切而猶欠直竆
到底若曰雖以氷蘖之操當於身切急之外又爲竆
乏之所浼駸〻然易入於放過如占汙吏之名殺身
不足以贓恥正如清油汙衣雖洗遍千江之水豈如
當初不染之時者此諸前書大意畧同而喫緊之旨
尤深矣
再從氏監司公前後歷十餘雄鎭巨州而三異之政
到處稱頌終至於璽書增秩官至刺史晚年作一小
郡而精力不逮聲名大損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

京師外方設官分職體統存焉内外之官輕重雖殊禮貌逈絶慶州府尹通關六曹而牒呈虞候盖重本道之上官谿谷爲羅州牧使道内營將之外雖栗木敬差之任必以使星敬待不存元勳冢宰之貴驪陽爲鏡城判官恭事兵使早朝問安雖祈寒盛暑疾風雷雨未甞一日廢也前輩之執法奉公如此今也不然作宰者或經侍從之任或挾父兄之力則自視尊重以凌侮爲能事傲慢爲高致鬻權於官長而視勢於官人以致下凌上替等級掃地此由於在上者非其人不知綱紀之爲國家之元氣委靡姑息以至於

日就危亡此乃運氣所關非一人之過也

余平生老於視篆州縣之職勞人到今思之如痛定思痛而臨民之舊習猶存有時現於夢寐此正武昌笛翁氣力已盡而時時一曲夢中吹也

男女之情人之大慾存焉天地自然之理非教誨而知之昔有一僧以過晬之兒養之於深山俾絶同居之人而未嘗一言半辭及於陰陽合歡之事矣抵過十餘歲與其兒下山纔離洞口而有潺潺之女露臂而坐於溪邊其兒頻頻注目而謂其師父曰小子居山澤之間今已一紀未見如此之人今猝遇之情興

動而陽氣蔟自不覺這物之微々而起天套之初有是身則有是心豈係年齒之早晚此正老子所謂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矣

昔者吾友有臨池之癖而又有家庭耳目之濡染深得二王之體而赫蹄之弄翰尤是所長世人受一筆札如獲拱璧此正陳傾座之尺牘藏弆為榮比之世之鳴於筆者精麁真僞不啻懸殊半生酬酢之書已盈巾箱筆法愛翫之外繾綣之情溢於辭表摩挲永歎不覺淚落入紙幽明之間失此良友存沒之感豈可尋常而朋之比也

古人刀鉅在前鼎鑊在後視之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鉅鼎鑊此真烈士之視死如歸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丙子春達奴稱帝清陰以斥和拘縶雪窖屢經寒暑威脅萬端而刀鉅視熊掌鼎鑊甘如飴有萬折朝宗之誠而終不屈胡人稱以倔強漢而朝鮮惟此而已節義炳〻與秋色爭高此正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

營下之邑雖上官相得不可久居而況奸細是逢氷炭不可暫時同處如坐針氈未足以喻其急朱子云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

處正謂余所遭修葺借舍於洪陽以為決歸之計此際移拜他邑不日治任拂衣登道如鳥出籠如魚縱壑何暇論新州人心之不淑簿書之難酬只幸離蛇蝎之窟也

先君子少時懸吐左傳隔手借之而尾ㄷ破落者付紙其餘隨處修補以作完帙而送之毋圭歎之心不但改粧之感余今夏借太平廣記於鄉隣卷帙多而太半残鈌不堪把手一如左傳之補完而以貫繫日之役家人以老人之貽勞為慮終不止之者乃家庭之所見而欲體行遺意噫世人以還書為一癡久

假而不歸永作已物者亦獨何心哉

肅廟朝趙副學光甫清白直節為世所欽而家如寒士箪瓢屢空及其下世玄石挽哀曰松楸浦外居初定薇蕨山中事偶均以此推之則其死也由於并日而食飢胃成疾斂肂之具難以辦備又無蒼頭之自鬻南三代為國之名臣有如此貪窶世無其儔平日氷蘗之清節可以厲季葉貪汙之風而能使懦者起敬也

永淳自兒時酷好兵家雜流幾至誤入而到今又留心於仙佛之教千金可惜之光陰枉費於玉籍金輪

假令盡其道而如青牛紫氣西方聖人自是異端何補於吾道盡脂鏤氷之工夫不自覺悟終見其無所成名也

丙子春虜使之來也斥和之人談鋒風生責以春秋大義至有請斬之疏强隣發怒賊勢甚張江都失守南漢孤危斥和之臣虜酋求之甚急而當初抗節沽名之人囚頭鼠竄不能扞禦于艱而衣冠士女沉沒犬羊腥羶遍滿於域中而畢竟有下城之盟向所謂春秋大義安在以余觀之眞景迺廣之類也

蔡伯喈製一代金石之文而常稱郭有道獨無愧辭

其他溢美自可知矣竊着世人為父兄有不朽之托而家狀讚揚過情之譽作之者只任其言無斟酌裁擇以詔矯之行稱顏閔之學一篇所搆皆是別人古之人如此況季世之末流乎以達觀者言之財力辦龜趺功名傳後世而若過數代之後未知作誰家之礎也樵童牧竪不知何代何人之墓而躑躅其上乃從古帝王之所不免庸有何害況我無力可辦無德可記墳前設一片床石足矣平日之素志如此而昔年誤竪亡子之碣異時墓庭父子之所設各異有歉於心雖立數尺之短碣只書官啣子孫若染於汙俗猥

有一言之褒則石雖不言而受剞劂獨不念長逝之
魂魄抱着於九地耶設有爲其爺阿好之意天地日
月焉其誣乎殊非奉行先訓之孝子順孫而神必殛
之也
朱子於道學之文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沉潛
反復或達朝不寐或累月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
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此乃聖學至善
之工夫昔在甥館見聘君於詩文所述若有未盡之
處則泚筆苦思不捨晝夜必得其當而乃停茲以搆
草之紙墨痕狼籍皆是新製而無舊題聖學與章句

之用工雖異孜孜盡吾之誠與前聖無異勿論内外
諸孫正當體而行之也
肅廟朝彌月不雨旱暵太甚九重有宵旰之憂臨朝
而令廷臣各陳弛灾之策仲父時為度支所達皆是
國中私意大行公之一字消沮廢却寔由於自上犯
之而其流之弊終至於害及黎元莫保朝夕灾異之
見安得不然　王色聳動顯有聽納之意諸公出於
閤門外曰今日廷臣千語之無歸宿不如户判一言
之諤諤天地之道一言蔽之曰公而已孔子曰——王
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老子曰公乃王自古未有公

而不治私而不亂仲父之遜奏祖於孔子老子之言
也
東溟鄭先生丙子春上萬言疏而条陳十事忠言嘉
猷無不剴切者賈誼之疏劉蕡之策無以過矣其中
有論科塲一欵余少有儒名出入禮闈目見耳聞益
知其言之有味其章曰我國科制有甚無謂者謁聖
庭試是也急於出榜數千餘幅考于一刻之内工者
反下拙者反登榜後見之則下賢于登有百倍者於
是不得已遂歸諸命焉嗟呼在士則可以論命國之
取人豈可以命乎哉此甚無謂之科也若以設久難

罷則有一焉出榜不必其日 車駕還宮命考官每
三細考雖過累日必得其作則猶賢徃時臣所謂更
科制此也其所論之言節〻中窾句〻字〻毫分銖
析劈破當時之病源而說前人之所未發也讀書文
章之士多不慣於世情而先生時逢親朋置酒觴詠
高談雄辯馳騁古今仙風道骨非烟火食人誰謂胷
中匡君經濟之策識時務而醫國之病乎若行於當
時朝有得士之慶儒無信命之惑而望斷僥倖專務
實地士習日就丕變而與革罷內司等請并奏同歸
於扞格經國遠猷終為紙上空言而其弊式至今日

當時秉楨之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學問中直之一字乃立心之要此朱子易簀時授門人之䈼言也其言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其說蓋本於孔子人之生直孟子養浩然以直之義也士子之修身立名一生行之者捨此何求哉余自幼任其天賦有真率之性仲父常稱白直之愚而又有孺子可教之教正當初學入德之時置之涇岳之間數年而常加檃括之功可做好人而少無師友之益孤陋寡聞無所成名半世勞心於州縣之職苦無閑隙直字工夫未嘗用心於其間今則歲

月不貸易器先敗雖欲從事於斯已無及矣將作天
地間棄物兩為半生半死之虫俯仰愧怍誠無對人
之面也
光海國舅家庫中有新劉馬脚而封鐍如舊不久有
赤族之禍金昌集之祠宇血痕滿壁鎖鑰依然無向
三代不善終古今如斯如影之先見必使當之者預
知到此地頭雖欲悔之無及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
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斯言得矣
留守之治經擧業也流金之熱祼軆於狹室之中而
忍耐飢餒終日咿唔不絶有惰其四肢自暴自棄畏

人有學者譏之曰方来雖致位三公目今見之困頓萬端人生如朝露何乃其苦若此此非勞勤之中或慮有傷乃忮忌之言也未及數年大闈科第以榮父母其讀之者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其笑之者如惰農自安不服田力穡罔有黍稷向者一勞一逸而後来之榮悴頓殊歆艷之欲轉成媢嫉之念若使知其方寸者論之豈不獲罪於神明乎

○岳丈性耽佳句一生吟囈不出於風雲月露之形而昕夕孜孜至老不休若使舉斯心而移之於學問工夫則畢竟成就之輕重小大何如也余於此不能

無感而因以此自警焉
少時見家庭值近代國忌一家內外必行素而至於
仁廟諱日雖童稚皆行素盖受恩益深沒世不忘之
意世稱家法也常以公事在衙者多而僚寀之傳食
者國忌未有行素者居家常如此在公何殊宋元祐
初國忌行香伊川令俱素饌子瞻令具肉饌范淳夫
輩食素饌秦黃輩食肉饌可見道德文章之意趣各
異吾之傳來家法如伊川僚寀之不變常食如子瞻
也

己酉閏月十三日夜夢往龜項拜藥泉南相昔年掌

別營時以訓局提擧因公一拜韶顏鬚髮一如平昔俾陳平日仰慕之誠而娓娓問答之語更僕而不厭臨罷有人獻名帖而下有數行文字南相看畢曰明日乃先忌從前此人來會云云余曰後日當更拜床下南相曰過祀後送人以謝矣余曰高年秉燭將事得無勞乎答曰筋力尚可以堪此矣余拜手稱道而辭退遽然而覺精神悄然如在杖屨傍前冬見藥泉集寓慕於卷中以此見之夢中耶

勞心勞力所傷不同古人有君逸臣勞之說君指心而言臣指筋力而言朱夫子生病於發明經旨著述

文字而病愈於般運應接家事勞擾矣余嘗試之爲地部員外時無掌諸任公事鞅掌奔走鞍馬無虛時之暇而不過汗漫酬應別無貽神及蒞大州罄渴心思夙夜匪懈不特筋力之困苦日覺天和漸損外面形役不若勞悴腎腸京外官職之緊歇表裡心力之輕重不啻天淵暮年州縣之任實非養生延壽之方也

王父配享　顯廟群議僉同而盛禮不遠矣仲父爲大諫文谷竄謫之事有分疏之　啓時輩憤恚詆毀竟寢　成命正如房玄齡配享太宗以其子遺愛之

故而黜之先儒以爲父子之間罪不相及不得捄正
歸責於長孫無忌褚遂良仲父之事猶是而首相許
積重忤時議終無一言之救正後世若有公論則必
謂如唐之兩臣也
辛丑量田之時兄弟俱當牧民之任右道均使所管
而以結數之多占爲主行事苛刻督責備至而以邵
雍所謂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定於方寸竟行
公私兩便之道茂朱之民至今無疵毀伯氏之邑方
伯主之而寛緩之政無黜退操縱而奉行 朝令尺
地寸土不漏於諸島錦城之民不無些少怨謗爲國

為民雖是兩科嘗衛之役俱是公心絲恩髮怨初不
掛念而永久遵行之制務用寛綽不可專行畫一之
法也

少時暫寓於花山伯丈宇下見堂隅各懸廣鏡杖屨
小動遍照四面一堂之上阿翁成五近侍婢子必有
劉仁軌下殿之心而當之者無以為怍終不剔去朝
夕欲自見其形以寓正衣冠尊瞻視之省心耶或云
出於照魅辟邪之意不出此二者而未知孰是

西河李鍛叙為銓長也其親戚中年老白丁者請得
監役之名而不欲行公所望不過一張告身以為子

孫之四祖而李公以為官無大小皆是公器豈可為人冠冕之繼而賣爵市恩竟不聽其後請之者待其從子李師命之為本兵竟得一命之官可見叔侄之所執各異也

有一宰相不好笑世人比於包公其時優人善戲謔誠一開口萬人捧腹適值時宰之慶席罕笑宰相預宴而優人買笑萬方終不啓齒優人出外着章甫之服卷紙如章封趨而進卷大呼曰李某呈疏宰相不覺失聲大噱迺平自布衣慷慨氣節允於國家利害得失輙有章奏非無忠言讜論宰相敬服而笑其頻

煩優人揣知而中其笑世稱優人口辯能黃河一清
也

杜陵漫筆卷之二